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老舍文艺论集

张桂兴 编注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老舍文艺论集

张桂兴 编注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文艺论集/张桂兴编注.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5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ISBN 7-5607-2012-9

I. 老… II. 张… III. 老舍-文艺批评-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6091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莒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7.625 印张 2 插页 458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32.00 元



1936年于青岛中山公园

老舍传略

(1899.2.3~1966.8.24)

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属正红旗）。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后来在佛教界人士“宗月大师”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私塾及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中学，半年后终因家庭生活困难不得不去改考免费的师范学校。

1918年6月，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7月18日，京师学务局任命他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9月30日，又改任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1922年夏，老舍在北京缸瓦市伦敦基督教会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信徒。1922年9月，老舍应聘前去天津南开学校教授初中国文，并兼任初级二年级七组（班）辅导员。1923年2月辞去教职回京后，在顾孟余所主持的北京教育会做文书，并兼任京师第一中学的国文、音乐和修身等课程。

1924年夏，老舍应邀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讲师。授课之余，先后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等三部长篇小说。1929年6月底，老舍途经欧洲大陆回国。滞留新加坡时，在一所华侨中学做了半年国文教员。其间，酝酿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

1930年7月至1937年11月15日，老舍先后执教于济南私

HAZ/9/04

立齐鲁大学和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他在本时期所发表和出版的长篇小说有《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选民》、《小人物自述》等，所创作的短篇小说分别结集为《赶集》、《樱海集》和《蛤藻集》，所写下的杂文结集为《老舍幽默诗文集》，所撰写的文艺论文结集为《老牛破车》。

1937年11月15日，老舍只身奔赴武汉，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老舍被推举为总务部主任，具体主持“文协”的会务。从武汉到重庆，历时八年之久，他始终是“文协”的“总管家”。其间，他还创作了《残雾》、《面子问题》等剧本，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前两部，长诗《剑北篇》以及大量宣传抗战的通俗文艺作品。

1946年3月，老舍与曹禺应邀赴美国讲学。在美国期间，他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及《鼓书艺人》两部长篇小说，并协助美国友人将《离婚》、《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1949年12月9日，老舍回到了北京，先后担任过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曾荣获过“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其间，他以高昂的热情，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作品，其中尤以话剧《龙须沟》、《茶馆》和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影响为最大。

1966年8月24日，老舍因不堪忍受“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对他的残酷迫害，舍身于北京太平湖，终年67岁。

目 录

第一辑

论创作·····	(3)
论文学的形式·····	(8)
诗与散文·····	(23)
怎样认识文学·····	(27)
谈幽默·····	(30)
景物的描写·····	(36)
闲话创作·····	(44)
人物的描写·····	(46)
事实的运用·····	(53)
言语与风格·····	(58)
“幽默”的危险·····	(64)
大时代与写家·····	(68)
关于大鼓书词·····	(73)
谈通俗文艺·····	(78)
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	(82)

灵的文学与佛教	(88)
略谈人物描写	(94)
论新诗	(96)
怎样学诗	(99)
文章下乡, 文章入伍	(101)
略谈抗战文艺	(106)
怎样写小说	(110)
形式·内容·文字	(115)
文艺的工具——言语	(118)
关于文艺诸问题	(121)
“现成”与“深入浅出”	(124)
鼓词与新诗	(130)
北京的“曲剧”	(135)
谈“粗暴”和“保守”	(138)
谈讽刺	(142)
论悲剧	(145)
谈诗	(149)
多写小小说	(154)
越短越难	(156)
喜剧点滴	(160)
散文重要	(163)
喜剧的语言	(166)
人物不打折扣	(169)
题材与生活	(172)
话剧的语言	(175)
儿童剧的语言	(178)
深入生活, 大胆创作	(180)

第二辑

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187)
我怎样写《赵子曰》	(192)
我怎样写《二马》	(196)
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201)
我怎样写《大明湖》	(207)
我怎样写《猫城记》	(210)
我怎样写《离婚》	(214)
我怎样写短篇小说	(218)
我怎样写《牛天赐传》	(225)
《天书代存》序	(228)
《剑北篇》序	(231)
《剑北篇》附录——致友人函	(233)
《国家至上》说明之一	(236)
记写《残雾》	(238)
写给导演者	
——声明在案：为剧本《张自忠将军》	(242)
三年写作自述	(247)
《大地龙蛇》序	(257)
我怎样写通俗文艺	(262)
成绩欠佳，收入更欠佳	(266)
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270)
我怎样写《火葬》	(278)
习作二十年	(283)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286)
《偷生》之前	(291)

《四世同堂》序	(293)
暑中写剧记	(295)
谈《方珍珠》剧本	(301)
《龙须沟》写作经过	(305)
我怎样写《一家代表》	(308)
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	(312)
谈《茶馆》	(316)
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318)
我为什么写《全家福》	(321)
十年笔墨	(323)
勤有功	(327)
我的经验	(332)
最值得歌颂的事	(337)
吐了一口气	(342)
赵旺与荷珠	(346)
新《王宝钏》	(350)

第三辑

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

——我最喜爱的作家——康拉得	(357)
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	(366)
《抗战诗歌集》(二辑)序	(371)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373)
敬悼许地山先生	(376)
一点点认识	(379)
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	(381)
简评演技	(384)

观戏简记·····	(386)
健康的笑声·····	(388)
敬悼郝寿臣老先生·····	(390)
舞台花甲·····	(393)
 读巴金的《电》·····	(395)
读《鸭嘴涝》·····	(398)
《红楼梦》并不是梦·····	(400)
酒家饭馆有文章·····	(405)
天山文采	
——介绍《新疆兄弟民族小说选》·····	(407)
一些可爱的故事·····	(410)
一点印象·····	(413)
读《套不住的手》·····	(416)
《新生》简评·····	(419)
 看了《边城故事》·····	(422)
看戏短评·····	(424)
看了《俄罗斯问题》的彩排·····	(426)
谈《将相和》·····	(430)
谈《南海战歌》·····	(434)
好戏真多·····	(436)
从盖老的《打店》说起·····	(439)
看了一出好戏·····	(444)
多写些小戏·····	(446)
好戏——看日本话剧团演出的《郡上农民起义》·····	(449)
小而精·····	(452)
精彩的小戏·····	(455)

臧克家的《烙印》	(458)
《神曲》	(460)
读诗	(461)
比喻	(465)
读了《娥并与桑洛》	(468)
读诗感言	(472)
读《逃出巴尔干》	(474)
秋日读书短记	(476)
出色的报道	(478)
读王培珍的日记	(480)
谈相声《昨天》	(483)
谈《武松》	(485)
谈《阴阳五行》	(489)
看了一部好片子——《侦察兵》	(491)
救救电影	(493)
要真钻，也要大胆创造	(496)
谈《林则徐》	(498)
要言不烦，有戏可做	(500)
风格与局限	(502)
银幕上的《一百个放心》	(505)
《关友声画集》序	(508)
《桑子中画集》序	(510)
《泰山石刻》序	(513)

连环图画·····	(517)
观画偶感·····	(519)
看画·····	(521)
沫若、抱石两先生书画展捧词·····	(523)
漫画·····	(527)
读画小记·····	(529)
邵恒秋先生画展·····	(531)
谈中国现代木刻	
——《中国版画集》(英文版)序·····	(533)
祝贺·····	(636)
观画·····	(638)
画舫斋观画·····	(541)
迎春画展·····	(544)
看迎春画展·····	(546)
观画短记·····	(548)
编后记 ·····	(550)

第一辑

论 创 作^①

要创作当先解除一切旧势力的束缚。文章义法及一切旧说，在创作之光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

对于旧的文艺，应有相当的认识，不错，因为它们自有它们的价值。但是不可由认识古物而走入迷古；事事以古代的为准则，便是因沿，便是消失了自身。即使摹古有所似，究是替古人宣传。即使考古有所获，究是文学以外之物，不是文学的本身。

托尔司太^②说：“每人都有他的特性，和他独有的，个人的，奇异的，复杂的疾病。这点疾病是医学中所不知道的，它不是医书中所载之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它是由这各种机关的不调和而成的。这个道理是医生所不能晓得的。”这段话很好拿来说明文学的认识：好考证的，好研究文章义法的，好研究诗词格律的，好考究作家历史的，好玩弄版本沿革的，都足以著书立论，都足以作研究文学的辅助；但这些东西都不是文学的本身，文学的本身是高于这一切，而不是这些专家所能懂的。

在旧书中讨生活的可以做学者，做好教授；但是往往流于祖

① 载 1930 年 10 月 10 日《齐大月刊》创刊号。

② 现通译为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

古，心灵便滞塞了；往往抱着述而不作的态度，这个态度便是文学衰死的先兆。

抱着“松花”是不会孵出小鸡的。想孵出小鸡，顶好找几个活卵。

读一本伟大的创作，便胜于读一百本关于文学的书。读过几段《红楼梦》，便胜于读十几篇红楼考证的文字。文学是生命的诠释，不是考古家的玩艺儿。

文学的批评不是一字一句地考证，是欣赏，是估定文学的价值。我们“真”读了杜甫，便不再称他为“诗圣”，因为还要拿他与世界上的大诗人比一比，以便看出他到底怎么高明。这样看出短长，我们便不复盲从，不再迷信自家古物。承认杜甫没有莎士比亚伟大，决不是污蔑杜甫，我们要知道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品；世界！抱着几本黄纸线装书便不能满足我们了！

孔子说：读诗可以迓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文学史中，这些话便是好材料。从文学上看，孔子对于诗根本是外行。真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动植物教科书岂不更有用，何必读诗？我们今日还拿孔子的话说诗，便是糊涂。以孔子的话还给孔子，以我们自己的眼光认识文学，才真能有所了解。

不因沿才有活气，志在创作才有生命。

我们的《红楼梦》节翻成英文，我们的《三国志演义》也全部译成外国语，对于外国文学有什么影响？毫无影响！再看看俄国诸大家的作品，一经翻译，便震动了全世界！不要自馁，我们的好著作叫人家比下去，不是还有我们吗？努力创作，只有创作是发扬国光，而利泽施于全世的。

我们自有感情，何必因李白、白乐天酒后牢骚，我们也就牢骚。我们自有观察力，何必拿“盈盈宝靥，红酣春晓之花；浅浅蛾眉，黛画初三之月”等等敷衍。我们自有判断，何须借重古句古书。因袭偷巧是我们的大毛病，这么一个古国，这么多的书籍，